

和平解放 70 年 :西藏档案事业发展节点、特质与经验论要

侯希文

(西藏民族大学 咸阳 712082)

摘要 2021年是西藏和平解放70周年,恰逢中国共产党喜迎建党100周年,研究和解放70年来西藏档案事业发展的轨迹、特质和经验,有利于总结经验,以期最大限度地提升西藏档案事业服务西藏社会各行各业战略空间。本文梳理了西藏和平解放70年来西藏地方档案发展脉络、节点、经验、启示。首次把和平解放70年西藏档案发展划分为初创、确立、受挫和创新四个阶段。概括了70年来其主要特质:档案工作初期新旧管理方式并存,建立节点明确;形成“重历史轻当代”的格局;档案资源丰富、载体形式多样;逐渐健全档案管理制度法规。总结了和平解放70年来西藏档案事业发展的基本经验,即坚持党的领导、建立健全机构、培养档案干部。

关键词 和平解放 70年 西藏 档案 发展

DOI: 10.16065/j.cnki.issn1002-1620.2021.05.019

Peaceful Liberation for 70 Years: Nodes, Characteristics and Experience of Archives Development in Tibet

HOU Xiwen

(Xizang Minzu University, Xianyang 712082)

Abstract: The year 2021 is the 70th anniversary of Tibet's peaceful liberation which coincides with the 100th anniversary of the founding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Studying the track, characteristics and experience of the development of Tibet's archives in the past 70 years of peaceful liberation is conducive to summarizing the experience and maximizing the strategic space for Tibet's archival undertaking to serve all walks of life in Tibet. This paper sorts out the context, timeline, experience and inspirations of the development of local archives in Tibet since the peaceful liberation for 70 years. For the first time, the development of Tibet archives in 70 years of peaceful liberation is divided into four stages: start-up, establishment, frustration and innovation. Five main characteristics are summarized: the new and old management methods coexist in the early stage of archival work; the establishment time node is clear; a pattern of "attaching importance to history and ignoring the contemporary" is formed; archives are rich in resources and diverse in carrier forms; archives management systems and regulations are gradually established and completed.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basic experience of the development of archives in Tibet since the peaceful liberation of 70 years, namely adhering to the leadership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establishing and improving institutions and training archives cadres.

Key words: peaceful liberation; 70 years; Tibet; archives; development

0 引言

党喜迎建党100周年,也是“十四五”规划的开局之年。70年来,西藏与祖国其他地方一样,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项事业均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70

年来,承担着“为党管档、为国守史、为民服务”的神圣职责,作为“治藏稳藏兴藏”核心信息支撑的西藏档案事业,在党和国家的支持下,与内地省市同频迈进智能时代,即从传统纸质载体时代迈入了新载体时代。本文拟梳理西藏和平解放70年来,西藏地方档案发展节点、脉络、经验,以及探索其对未来的启示意义。

1 和平解放 70 年来,西藏档案事业发展的历史节点

概而观之,西藏和平解放70年来,西藏档案事业经历了一个先分后和、先慢后快、先弱后强的发展过程。基于西藏地方特殊的自然地理环境和社会人文环境,参照相关专家的研究成果,本文将和平解放以来西藏地方档案事业发展粗略地划为四个阶段。

1.1 初创时期(1951—1959年)——档案管理新旧制度并存

《十七条协议》的签订为西藏地方社会发展奠定了政治基础,亦为西藏地方档案事业发展指明了方向。1956年,西藏筹委会成立,“在形式上统一了噶厦、班禅堪布会议厅委员会、昌都地区人民解放委员会,但是这三方面仍各保有独立性……这三方面的政权,都接受国务院的直接领导”^[1],从此形成了这一特定历史时期“上面有带政权性质的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下面三种政权仍然同时并存”^[2]的政务格局。三种政权并存的格局使西藏地方档案的管理呈现两种不同的管理模式,即在噶厦、班禅堪布会议厅档案管理仍以旧制,详细论述请参考拙文^[3],此不赘述。在中共西藏工委直属机构及其领导下的昌都人民解放委员,按照国家统一部署,施行中共中央有关文件与档案的各项制度。党和国家有关文书档案的制度,可以下发、落实到西藏工委所辖的各个机构,为以后西藏地方档案纳入全国统一管理建构了范式。另外,西藏工委极其重视西藏历史档案的收集和保护。

之所以称此阶段为初创时期,是因为1954年(藏历木马年)西藏工委颁布《关于秘书工作中几个问题的规定》(当时全国档案工作统一由秘书部门兼管),对西藏地方档案及其管理给予具体规定:档案要“集中统一”管理;文件应立卷归档。同时在工委秘书处建立了西藏第一个档案室。此规定是西藏和平解放后,西藏地方第一个有关档案工

作的文件,对此后西藏地方档案工作的开展具有纲领性指导作用。

为了逐步与全国档案工作同步发展,1955年(藏历木羊年),中共西藏工委下发了《对1955年(藏历木羊年)内工委直属各机关整理档案工作的意见》,对档案的整理、管理、立卷及其方法、归档时间均作了具体的规定。^[4]这是西藏和平解放后,西藏工委第一次以“档案”为标题正式发布的文件。其以法规性文件形式确立了西藏地方档案机构和档案管理的基本制度,为西藏地方档案及其管理活动的专业化、规范化管理提供了政策支持,助推了西藏地方档案事业初创时期的发展。只是由于西藏地方分为三个政区,因此这些有关档案的法规性文件,只在西藏工委及其组织机构中执行。

为了贯彻1956年(藏历火猴年)4月颁布的《国务院关于加强全国档案工作的决定》,“中央和地方各级档案部门,采取了及时而有效的措施”^[5]。中共西藏工委也不例外,于同年8月颁布《文书处理工作、文书材料的立卷和归档工作细则》和《公文处理暂行办法》,从而使文书部门立卷这一制度就此在西藏地方落地生根,为西藏地方档案工作的发展提供了政策依据。

初创时期,西藏地方档案工作的主要成绩表现在五个方面:一是建立了党领导下的西藏地方档案机构(档案科、档案室)和专兼职档案干部队伍(最初由文书部门兼管,以及西藏工委办公厅秘书处负责)。二是与全国其他省区一致,明确了档案的集中管理原则,确定了文书档案的种类。三是西藏工委、各分工委及其直属机关为西藏民主改革积累了大量有价值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档案。四是颁布了融于秘书工作的多项档案管理制度(《档案工作暂行条例》《关于电报单独建立档案的规定》等)和文书立卷制度。五是开启了党中央对西藏地方档案工作的指导和监督模式,这一机制在此后不断发展完善。

因西藏档案管理采用新旧两种管理模式,党中央有关档案的规范和制度只在西藏工委领导下的机构施行,因各种因素,其落实范围有限、时间相对滞后。

1.2 确立时期(1959年6月—1966年初)——档案行政管理机构的建立

西藏地方政府和上层反动集团,在与境内外敌对势力互相勾结下,于1959年(藏历土猪年)3月10日撕毁了《十七条协议》,悍然发动了全面反革命武

装叛乱。3月28日,国务院宣布解散原西藏地方政府,由西藏筹委会行使西藏地方政府职权。4月22日,国务院决定撤销昌都解放委员会及其所辖各宗人民解放委员会。1961年7月9日国务院决定结束班禅堪厅,从此“旧西藏的政权形式彻底退出西藏地方历史舞台”^[6]。1965年9月1日,西藏自治区人民委员会宣告成立。

中共西藏工委1959年6月30日颁发《关于加强文物古迹、文件档案管理工作的决定》后,工委文物古迹、文件档案管理委员会下设的文件档案组成立。这是西藏地方第一个档案管理机构,标志着西藏档案工作的正式确立,开启了西藏档案管理专门业务开展的历程:加强档案的收集和整理;建立和完善机关档案室工作;建立健全档案工作制度;提高和培养档案干部的业务素质;编印《文书档案工作学习材料》(1959年12月创刊)内部档案刊物。

文件档案组积极“整理、抢救、收集、保管原西藏地方政府及其下属各个部门的文件档案以及各寺庙和贵族收藏的文件档案”^[7],使原西藏地方政府以及寺庙的文件档案第一次得到集中保存。这些集中的文件档案以藏文档案文献为主,“数量巨大,门类繁多,在中国仅次于汉文文献档案”^[8],成为后来西藏自治区档案馆馆藏档案的主体,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全宗的重要组成部分。

1963年西藏自治区档案馆筹备处(以下简称档案馆筹备处)成立,编制7人,设有办公室、历史档案室、图书资料室,负责全区档案工作的指导、监督和检查。主要工作有:首先,于次年召开了拉萨地区第一次技术档案工作座谈会,探讨了西藏地方科技档案的收集、整理、保管、利用,以及科技档案队伍建设等。其次,将《文书档案工作学习材料》更名为《文书与档案》,该刊物至1965年11月,共发行24期,有力地推进了西藏地方档案及其管理工作,提高了文书档案工作人员的政治理论和档案业务水平,扩大了档案工作的社会影响。最后,举办了为期三个月的第三期档案干部训练班。

1965年10月7日,西藏自治区人民委员会下设21个工作机构之一的西藏自治区档案管理局正式成立,设有办公室、业务指导处、档案馆和图书资料室,编制33人,统一管理全区的档案工作。该局的成立为西藏自治区档案事业发展提供了主体运行条件。至此,西藏自治区档案工作与其他省、市、自治区(除台湾外)进入同步发展频道。档案管理局于1966年1月25日颁发《西藏自治区档案馆工作暂行

简则(草案)》,具体规定档案的收集、整理、鉴定工作。令人痛心的是时隔不久,席卷全国的“文化大革命”爆发,西藏自治区档案管理局工作计划被迫搁置。

这一时期西藏地方档案及其管理工作主要成就有:第一,档案行政管理机构,从文件档案组、档案管理处到档案馆筹备处,再到西藏自治区档案管理局的成立,标志着西藏地方档案工作正式融入中国档案事业史,西藏档案工作进入专门化管理时代,这是西藏地方档案史开天辟地的大事。第二,机关档案室纷纷成立,使西藏地方档案工作基础环境形成。第三,西藏地方在落实全国档案工作管理制度过程中,也基本形成西藏本地区档案收集、整理、鉴定、利用等制度。第四,为了有效提高西藏地方档案工作效率和提高档案从业人员的综合素质,有计划地开展了多种形式的档案干部培训工作。第五,内部刊物《文书与档案》的编印,有力地推进了西藏地方档案及其管理工作,提高了文书档案工作人员的政治理论素养和档案业务水平。第六,科技档案工作与全国其他自治区获得同步发展。第七,收集了大量以藏文为主的西藏地方历史档案,为后来西藏档案工作体系的构建奠定了物质基础。

民主改革为西藏地方档案及其管理提供了良好的发展机遇,无论是档案管理机构、档案工作内容、档案工作队伍,还是具体的档案管理环节都开始发生质的变化,自此西藏地方档案及其管理工作翻开新的一页。全国档案工作的各项规章制度在自治区层面、区直机关、拉萨市得以实施,略显不足的是,这些规章制度在基层档案部门并未完全落实。

1.3 受挫与缓慢发展时期——档案机构被撤销(1966—1978年)

1966年6月开始的“文化大革命”,使包括西藏档案工作在内的全国档案工作遭到严重破坏和停滞。1968年9月西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成立(1968年9月—1976年10月,以下简称西藏革委会),西藏自治区档案管理局、各地市档案科均被撤销,西藏档案工作陷入瘫痪。但是各种社会工作的开展又必须查阅档案,故而1970年1月在办事组下设西藏自治区档案组。1976年1月,西藏自治区恢复档案局处级建制,编制25人。主要负责管理西藏历史档案,全区部分机关设有兼职档案工作者。

“文化大革命”给刚刚建立起来的西藏档案工作以重击,档案机构被撤销,人员被剥夺工作权

利,档案被抢事件时有发生,甚至发生了扎什伦布寺200多箱藏文历史档案被烧毁事件(1967年),造成了不可弥补的损失,这些惨痛的教训值得吸取。

1.4 创新发展时期——档案事业体系形成(1978—2021年)

1979年西藏自治区党委、区人民政府贯彻落实全国档案工作会议精神,西藏档案工作进入恢复与整顿阶段。1980年10月7日,西藏自治区历史档案馆成立,编制40人,下设办公室、收集整理科、利用科、翻译汇编科,为西藏档案事业迈入快车道提供了组织和干部基础。

1983年6月,西藏召开了有史以来第一次全区档案工作会议,它标志着西藏档案工作进入知识化、规范化、制度化发展时期。会议认为全区档案工作在恢复中有发展,整顿中有提高。会议制定了《关于我区档案干部评定业务职称实施办法》《西藏自治区档案事业发展八年(1983年—1990年)规划》《西藏自治区县档案管理工作暂行办法》。^[9]这次会议对健全档案机构及其工作制度,加强科技档案工作,提高档案干部队伍素质,以及成立西藏自治区档案学会等,起到了全方位的推进作用。

1994年7月,西藏自治区档案馆和西藏自治区档案局合并为西藏自治区档案局(馆),一套班子、两块牌子,副厅级建制,提升了档案事业的影响力,为西藏档案事业的高速发展完善了机构、优化了队伍。“十二五”期间,4个市(地)综合档案馆新馆和71个县级综合档案馆新馆落成并投入使用,西藏全区档案基础设施条件显著改善。2010年10月1日,《西藏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办法》发布,“这是西藏历史上第一部地方性档案法规。以此为标志,西藏自治区档案事业将步入一个全新的历史发展阶段。”^[10]

党的十八大以来,自治区党委、政府更加重视档案工作,完善了全区档案机构、强化了基础设施建设。截至2015年,全区有“各级档案行政管理部门25个,各级各类档案馆86个,档案室(处、科)1374个”^[11]。到2020年底,西藏自治区已基本建成与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相适应的、有效服务和支撑“治藏、稳藏、兴藏”的档案事业发展体系,初步实现以信息化为核心的档案现代化管理。

综上所述,改革开放以来西藏档案工作获得了全面发展,取得的成绩主要表现在五个方面:一是普遍建立了机关档案室,形成了省级、地级、县级三级档案行政管理层级,完成西藏地方档案管理新体

系的构建。二是档案学术研究成果显著,成立西藏自治区档案学会,出版了《西藏档案》(内部刊物),积极挖掘馆藏历史档案的现实应用价值,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典型如《西藏历史档案荟萃》(1995年)、“元代西藏官方档案”入选《世界记忆遗产名录》(2013年),《西藏自治区档案馆馆藏蒙满文档案精选》(2019年)等;同时积极开展档案的利用工作,为西藏自治区党委、政府中心工作的开展提供信息支持。三是档案干部学历教育与短期培训相结合,积累了经验,培养了干部,改善了档案干部队伍的学习层次,提高了档案从业者的业务素质。四是加强档案的信息化建设,取得了可喜的成绩,档案数字化的开发利用成果显著。五是档案对外交流活动从无到有,逐步与国际接轨,发展态势迅猛。

2 和平解放70年来西藏档案事业发展的特质

档案是政务活动的直接记录,尤其是基础性、战略性信息资源。和平解放70年,西藏自治区档案工作从无到有、从粗到细、从传统到现代,一直伴随着中央政府治理西藏各项政策的实施而发展,越来越成为地方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并逐渐发展成为专门化、制度化和科学化的西藏档案事业。党的十八大以来,西藏自治区完成了西藏档案事业新体系的构建,使之成为国家档案管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宏观维度,考察西藏地方档案及其管理活动特质,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2.1 档案工作初期新旧两种管理方式并存,建立节点明确

和平解放初期,西藏地方档案管理形成了新旧两种方式并存的局面。旧方式的存在,在当时有其必要性、合理性,为西藏地方档案后来实行统一管理提供了过渡的客观物质条件,但在某种程度上制约了西藏地方档案工作的发展。新方式积累了文件、资料和档案管理经验,为西藏档案工作的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

伴随着西藏民主改革的脚步,西藏工委1959年6月颁布《关于加强文物古迹、文件档案管理工作的若干规定》,成立了文件档案组,西藏地方档案工作就此全面展开,收集各类重要历史档案2200余箱包。从此西藏档案机构逐步完善、档案干部队伍逐步壮大,中央人民政府、国家档案局的各项档案方针政策得以在西藏全区逐渐落实,开启了中国

共产党领导下的西藏档案事业新时代。

2.2 形成“重历史轻当代”的格局

西藏和平解放70年来,西藏档案工作,一直呈现“重历史轻当代”的格局。其缘有三:首先是历史背景。西藏异于全国其他省区的突出特点是,社会政治生态与宗教有千丝万缕的关系。西藏和平解放后,中央人民政府为了有效解决西藏的民族和宗教问题,对西藏治理采取了“慎重稳进”的方针,收到了积极的治理效果。但在西藏档案工作方面,却产生了一些不利因素,即党中央有关现行档案的诸多政策只能在西藏工委领导下的直属机构实施,而原噶厦政府和班禅堪布厅依然保持旧制。例如民主改革后,刚刚建立起来的档案机构的管理对象几乎全是历史档案,这种习惯延续下来,自然形成其“重历史轻当代”的总体格局。

其次是地理环境。西藏地理环境特殊,海拔高,高寒艰苦,地广人稀,管理机构分散,基层档案室的档案有限,管理原则不易落实,指导检查工作只能在自治区馆、拉萨档案馆以及各地级档案馆落实,基层难免流于形式。而这些大型档案馆已收集来的档案主要是历史档案。西藏宗教影响深厚,与宗教事务杂糅的噶厦政务档案也被当作圣物加以保存,坚守宗教信仰的西藏人民对这些档案也爱护有加,因此保存下来的历史档案数量远远超出国内其他省级档案馆。仅以全国五个自治区档案馆馆藏与人员比为例,见表1。

最后是经济发展。如前所述,西藏档案部门保存数量宏富,有多达300万余卷的历史档案,这些档案管理既需要最基本的档案基础设施,又需要足够的运转资金。民主改革前西藏经济的落后是众所周知的。西藏和平解放70年来,在党和国家的不断关怀下,勤劳智慧的西藏人民继承发扬“老西藏精神”,大力发展区域经济,西藏社会经济获得了长足发展。然而,西藏自治区党委和人民政府虽尽其所能划拨经费,但依然是杯水车薪,其人均保管案卷数远远超过其他自治区(见表1),西藏档案人均案卷数是宁夏的3倍、内蒙古的15倍。如果按照

2017年统计的410万卷计算,西藏档案人均案卷数与其他自治区的差距将会更悬殊,自然会形成“重历史轻当代”的格局。

缘于诸多因素,西藏档案部门无力“历史与当代并重”,期待未来得以改善。

2.3 档案资源丰富、载体形式多样

西藏自治区档案资源丰富。收藏有内容丰富的反映西藏各民族人民社会活动的各种档案。截至2017年,“全区各级综合档案馆馆藏总量达410万余卷。”^[13]历史档案以西藏自治区档案馆为最,该馆有300多万卷的馆藏,居全国省级档案馆之首,馆藏卷帙浩繁、种类繁多。所存档案时间起于公元1304年止于公元1959年,纵跨700余年。历史档案文字则以藏文为主,兼有汉文、蒙古文、满文、回文、梵文、不丹文、英文、俄文等多个文种。当代档案的文字以汉文为主,兼有藏文。档案内容则涉及政治、经济、军事、社会等诸多领域。

西藏档案载体形式多样。档案部门所保存的400多万卷档案的载体形式各种各样:以纸质载体为主,兼有木质载体、贝叶载体、缣帛载体、金石载体,以及磁盘、磁带、光盘等新型载体。历史档案中的纸质载体,又以狼毒草为原料制成的藏纸为主,其形制各异,独具特色,“纸张大小、长短、宽窄、面积各异,簿册的长短、宽窄、厚薄不均,装订奇特,不尽一致”^[14]。如“有长达三百多米的超长档案,亦有仅长七八公分的极短档案”^[15]。如“小的簿册,厚薄不超过一公分,长短十来公分,六七公分宽,大的簿册厚薄达十几至二十公分,有七八十分长,宽度二三十公分不等”^[16]。木制载体如“以核桃木材为载体,雕刻记载佛祖、历辈高僧大德、学者之著作及艺术作品的木质档案等特色档案;山南地区档案馆馆藏的桦树皮档案”^[17]。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和普及,磁盘、光盘等新型载体正在成为当代西藏档案馆藏的重要组成部分。

西藏档案内容丰富、载体形式多样,有利于按照习近平总书记“让历史说话、用史实发言”的重要指示精神,充分利用馆藏史料资源的原始凭证价

表1 全国五个自治区档案馆馆藏与人员比对比表^[12]

自治区	合计	卷	件	盘	张	专职	人均卷
西藏档案馆	327万	3164155	88806	3079	18313	327人	10000
广西档案馆	97万	600831	328269	4449	40598	446人	2175
内蒙古档案馆	57万	521517	45412	6441	6026	833人	685
新疆档案馆	61万	550662	11313	608	53178	407人	1499
宁夏档案馆	15万	127294	16325	1259	10154	44人	3409

注:专职是指西藏自治区所有档案馆全部人员,但不包括档案行政管理人。

值,深入挖掘西藏主权归属等方面的历史凭证。挖掘红色档案资源,高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伟大旗帜,发挥档案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不可替代的特殊价值。

2.4 逐渐健全档案管理制度法规

西藏和平解放时期,西藏工委办公厅秘书处就颁布了多项档案管理制度,以指导、规范和检查西藏地方档案工作。诸如《关于秘书工作中几个问题的规定》(1954年,归档制度)、《文书处理工作、文书材料的立卷和归档工作细则》(1956年)。这些制度为西藏档案工作的专门化、制度化提供了范式,对和平解放时期西藏地方档案工作的初创起到了积极的指导和助推作用。

民主改革时期,《关于加强文物古迹、文件档案管理工作若干规定》(1959年)颁布。文件档案组成立,1962年更名为档案馆筹备处,负责全区档案工作的指导监督和检查,制定比较完善的档案管理制度。诸如《关于在西藏目前情况下如何安全保护档案材料的紧急通知》、《关于收集寺庙内的文件档案的指示》、《关于临时性机构文件的管理和移交的规定》、《关于实施〈机关档案室工作通则〉的暂行办法》(1962年)、《关于撤销机关档案移交问题的通知》(1964年)^[18]。建立健全了档案归档制度、档案借阅制度、档案安全保管制度,以及档案的鉴定和销毁制度,等等。西藏自治区档案管理局成立后,制定和落实了《西藏档案工作简则》(1965年)、《关于自治区直属机关档案的清理、鉴定工作情况通报》(1965年)、《西藏自治区档案馆工作暂行简则(草案)》(1966年)等。这些制度的颁布和实施,为档案的收集、移交、保管、借阅、鉴定与销毁,以及档案机构的规范化、标准化管理提供了政策依据。

“文化大革命”期间,西藏各行各业基本瘫痪,全区档案工作也受到了严重冲击。民主改革时期刚刚建立起来的各项档案管理制度几乎完全被废止,虽然1969年西藏革委会下发了《关于查阅档案材料的规定》,终因缺乏档案人员,难以开展。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西藏档案部门在国家档案局的指导下,制定和颁布了《西藏自治区党政机关文书处理工作暂行细则》(1981年)、《西藏自治区档案馆接受档案的质量标准》(1998年)、《西藏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办法》(2010年)、《西藏自治区档案馆业务建设整改工作方案》(2019年)等多项规章制度。这些法规性

文件,尤其是《西藏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办法》的颁布与实施,从法律角度规范了西藏档案事业的管理手段,“使西藏档案各项工作法规性文件内容与国家档案法律法规内容得以顺利衔接”^[19],使西藏档案事业步入法制化轨道。随着2020年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的实施,西藏档案事业发展的法制环境必将得到改善和优化,有益于提高西藏档案工作的法制化、规范化管理水平。

3 和平解放70年来西藏档案事业发展的基本经验

西藏和平解放70年来,其档案事业整体发展速度较快、成果显著,基本经验值得借鉴,主要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3.1 党的领导是西藏档案事业发展的坚定基石

西藏档案事业70年,以无可辩驳的发展事实证明: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西藏档案事业才能超越千载,取得如此辉煌成就。

“坚持依靠党的领导,是发展档案事业的根本保证”^[20],2020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第一章第三条指出,“坚持中国共产党对档案工作的领导”,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第七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上强调:“做好西藏工作,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21]70年来西藏档案事业的沧桑巨变,一直有赖于党中央与西藏自治区各级党委、政府的正确领导。50年代初正是在西藏工委的领导下,西藏档案工作才得以初创;正是由于党领导下的民主改革,西藏档案工作才得以打破枷锁,才能在短短几十年中,使西藏档案事业得以确立和发展;改革开放以来,更是在党的英明领导下,西藏档案事业才能与全国兄弟省市一起迈进了新时代信息化建设快车道,取得千年未有之跨越性成就。

党对西藏档案事业的领导首先体现在国家领导人对西藏档案事业给予特殊关怀和重视。邓小平同志和阿沛·阿旺晋美同志1989年分别为西藏自治区档案新馆题写了汉文和藏文馆名。1990年江泽民同志视察西藏自治区档案馆,题词“藏民族优秀的历史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宝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另有李铁映、吴邦国、俞正声等多位国家领导人为西藏自治区档案馆题词。

党对西藏档案事业的领导还体现在历届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给予档案工作的指导与支持。1988

年至1992年,胡锦涛同志在时任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期间曾多次到自治区档案馆视察指导工作。2009年,张庆黎书记视察自治区档案局(馆)并题词“保护档案、珍惜历史”。2011年陈全国书记指示要“管理好、利用好、开发好宝贵的档案资源”。2016年以来吴英杰书记多次专门到自治区档案局、档案馆视察指导工作,帮助解决档案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及困难,2019年8月15日,吴英杰书记带领区党委班子成员参观了“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档案文献展。

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让收藏在禁宫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为了让西藏自治区各级各类档案馆里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十四五”期间,西藏档案事业必须在党的领导下继续前行,让档案在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推动藏区经济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方面继续发挥作用。

3.2 建立健全机构是西藏档案事业发展的必要条件

西藏档案事业70年的发展实践充分证明,搞好档案工作的必要条件是要有一个好的档案机构。“档案机构独立的职业角色主要表现为它充当着众多档案形成者和利用者之间的中介或桥梁。”^[22]档案机构一般包括档案行政管理部门、档案馆和机关档案室。

西藏和平解放70年来,西藏档案机构从无到有,从小到大,逐步建立和健全,标志着西藏档案工作逐步进入专门化管理时代。机关档案室主要“负责管理本单位的档案,并对所属单位的档案工作实行监督和指导”(2020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第九条),也是西藏档案工作最早设立的档案机构。第一个档案室设于1954年中共西藏工委秘书处,到民主改革阶段发展到25个。改革开放以来,档案室获得很大发展,截至2017年,全区共建有各级各类“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档案室1783个”^[23],使机关档案室成为西藏各级各类机关单位的一个主要工作部门。西藏和平解放时期,未建立专门的档案行政管理机构,由西藏工委办公厅秘书处负责管理全区档案工作。1959年成立的文件档案组是第一个含有“档案”名称的管理机构,兼有档案行政管理和档案馆的双重职能。1965年西藏自治区档案管理局是西藏第一个档案行政管理机构。“文化大革命”时期仅设档案组。1976年西藏自治区档案局恢复(处级建制),1994年升为副厅级建制。截至2017年,西藏自治区有25个档案行政管

理部门,其中自治区级档案局1个、地(市)级档案局7个、县(区)级档案局17个”^[24]。档案馆是“集中管理档案的文化事业机构,负责收集、整理、保管和提供利用各自分管范围内的档案”。西藏第一个档案馆——西藏自治区历史档案馆于1980年成立,至今已有“各级各类档案馆87个,其中自治区级档案馆1个、地(市)级档案馆7个、县(区)级档案馆74个、部门(专门)档案馆5个”^[25]。

越来越健全的档案机构,为西藏档案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确保了国家档案局的各项政策、法规、制度、标准得以在西藏贯彻落实。基于此,西藏档案机构在履行其管理档案事业职能、执行党和国家档案法规、制度过程中,成为国家档案事业管理机制的有机组成部分。

3.3 档案干部队伍建设是西藏档案事业发展的关键要素

西藏档案事业70年的发展历程表明:档案事业的发展离不开一支政治过硬、无私奉献、具有档案专门知识和技能的高素质干部队伍。早在1956年,《国务院关于加强全国档案工作的决定》就要求“加紧培养档案工作干部,提高其业务工作的科学水平”。西藏工委对档案干部的培训则发端于民主改革时期。1959年11月,西藏工委办公厅发文要求“提高和培养档案干部的业务素质”。

为了有效、快速地提高档案干部的业务能力,提升档案干部队伍的知能化、专业化水平,1961年10月23日西藏工委办公厅举办了西藏历史上第一个档案干部训练班,为期一个月,从此拉开了西藏档案干部队伍建设的序幕。在职档案短训班,一直承担着培养和提高全区在职档案干部的业务水平、知识水平和信息化水平的主要任务。据不完全统计,在职档案干部短训班为全区培训档案干部累计达3000人次。仅20世纪80年代西藏自治区档案局就主办了多期短训班,合计培训人数828人。实地调研见表2。

自治区历届各级党委、政府一直把档案干部队伍建设作为一项重要的基础性工作来抓,通过各种形式加强干部培训和人才培养,下大力气建设档案干部队伍。首先,开办档案干部专修科。西藏自治区档案局委托西藏民族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四川大学,先后开办了“档案干部专修科”六个专科学历班,迅速提升了106位在职档案干部的学历层次。其次,西藏档案高等教育创立,标志着西藏档案干部培养进入规范化、制度化时代。1991年,西

表2 全区档案干部培训一览表(1981—1985年)

培训班名称	类项	时间	地点	人数(人)
档案干部短训班		1981.8.23至9.20	西藏自治区档案局	88
四川省第10期档案干训班		1982.3.1至7.1	四川省档案局	5
四川省第11期档案干训班		1982.9.1至12.1	四川省档案局	10
四川省第12期档案干训班		1983.3.10至6.10	四川省档案局	5
全区档案干部训练班		1983.7.6至9.3	西藏自治区档案局	700
四川省第13期档案干训班		1984.8.22至11.22	四川省档案局	5
科技档案业务讲习		1984.12.1至12.31	四川省科协	10
《文书工作基本知识》短训班		1985. 3.5至3.23	西藏自治区档案局	30
合计培训档案干部				828

藏民族学院档案学专业普通班正式招生,为西藏档案事业可持续发展提供组织基础和干部储备。截至2020年,共招收学生632人,其中专科生238人,本科生384人,研究生10人。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西藏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跨越式发展,与之相适应的西藏档案事业亦迈入发展的快车道,为了打造高素质的档案干部队伍,在继续开办在职干部短训班的同时,还开展了提升在职档案干部学历层次的培养教育,从而形成多层次、多渠道、多形式相结合的档案职业教育体系,培养出一大批热爱西藏档案事业、“靠得住、用得上、留得住”的素质较高的业务人员、管理人员,极大地提高了全区档案干部的业务能力和专业素养。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清代西藏地方档案及其管理研究”(项目编号:20BTQ100)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注释及参考文献

- [1][2] 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党史研究室. 西藏革命史[M]. 拉萨: 西藏人民出版社, 2013: 225-226.
- [3][15] 侯希文. 西藏地方档案管理研究——以噶厦档案为考察中心[J]. 档案学通讯, 2015(5): 4-8.
- [4][18] 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 西藏自治区·政务志[M]. 北京: 中国藏学出版社, 2007: 1061, 1062, 1280.
- [5] 周雪恒. 中国档案事业史[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4: 524.
- [6] 安紫娟. 民主改革与西藏法制变迁[D]. 北京: 中央民族大学, 2011.
- [7][8] 王晨. 中国政府西藏白皮书汇编[G].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0: 149.
- [9] 王跃进. 西藏召开档案工作会议[J]. 中国档案, 1983(4): 64.

- [10] 达瓦次仁. 格桑花盛开雪域兰台——记发展中的西藏档案事业[N]. 中国档案报, 2010-09-29(2).
- [11][12] 国家档案局, 中央档案馆. 中国档案年鉴(2016)[M]. 北京: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20: 285, 288-291.
- [13][19][23][24][25] 晓勇. 开创新局面谱写新篇章——党的十八大以来西藏档案事业发展综述[N]. 西藏日报, 2017-10-17(10).
- [14][16] 李国清. 西藏自治区历史档案馆简介[J]. 民国档案, 1988(2): 121-122.
- [17] 黄文霞. 五十载雪域迎巨变 半世纪高原换新颜腾飞——西藏档案事业为自治区成立50周年献礼[N]. 中国档案报, 2015-09-07(1).
- [20] 努力开创档案工作的新局面 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国家档案局向全国档案工作会议提出的工作报告摘要)[J]. 档案工作, 1983(1): 3-13.
- [21] 依法治藏 富民兴藏 长期建藏 加快西藏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步伐[EB/OL]. [2015-08-26]. <http://politics.people.com.cn/n/2015/0826/c1024-27516628.html>.
- [22] 冯惠玲. 以变应变——当代档案事业的发展方略[J]. 图书情报知识, 2005(1): 39-42.